

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

逆 行 者

□任怀江

大年初五中午,与家人聚餐,我一句发声,儿女们、特别是老伴儿随即冲我强烈抗议!因为我要去人们绝不爱见、除非不得已才光顾的地方——医院上班。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这个春节过得有些手足无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正在气势汹汹地向全国袭来。一场群防群控的疫情阻击战已经打响,一道道命令在不断发出,全国都紧急动员起来,特别是医护人员,他们奋战在抗疫一线。

我并非医生,也不是护士,而是退了体的公务员。不过,退休这9年,我一直受聘于温县人民医院,负责宣传报道工作。9年的日日夜夜,耳闻目睹,我深深体会到医学是爱的产物,医生是最优秀、最值得崇敬的群体。

“春节假期延长,你又是临时工,都70岁了,冒那险图啥?”老伴儿极力劝阻我上班。我当然知晓疫情病魔的疯狂可恶。然而,9年杏林熏陶,使我走近医者,倾心医者,对医者这一职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除了被可歌可泣的白衣天使精神感召以外,此时此刻,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温馨、悲壮的镜头。这镜头像一块巨大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催促着我赶去医院,去采访、去探

究镜头里的故事。

初五早晨,与我同在温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朋友,发我微信里一张图片:一男一女,俩人都穿着防护服,女士小鸟依人地依偎在男士的怀里,男士含情脉脉地为女士整理防护服。朋友留言:“我院医生为其妻、重症病室的护士整装壮行。”阅文视图,顿时我心潮涌动着荆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慷慨热流。

初六一上班,我就联系了照片里的那位护士郝丽丽。恰巧,她刚下夜班。二十七八岁的她,清秀的瓜子脸,双颊被防护眼镜勒得隐隐出血,双手也被手套内的滑石粉和无数次消毒液浸泡得血丝纵横。采访悉知,她是刚生完孩子两个月的新妈妈。她本该在家安养6个月,但眼见武汉疫情严峻,全国严防死守,温县人民医院重症室人手短缺、患者剧增,她便一天给护士长连打三次电话请战,毅然抛下婴儿,让年老体弱的婆婆照看,自己奔赴到艰险繁重的护理危重病人的岗位。

采访间,她一气喝下两瓶水,笑着抹一下嘴角,感叹道:“10个小时没喝一口水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重症室是无菌室,穿戴上那一身行头,出

去一次,肉体裸露空气一次,都得消一次毒,废弃一套防护服,头套和护目镜要400多元。一班几次出去,耗材费财,防护材料紧缺啊!再说,病人那么多,也根本没时间,所以不敢喝一口水,怕……”我问她:“十来个小时,总要上厕所吧?”她看着我羞涩地含笑摇头。几经追问,她才委屈地眼噙泪花说:“穿纸尿裤呗。”问起那张照片,她笑道:“那是我休产假60天上班的第一天,医生老公生怕我忘记防护要领,帮我整装,送我进重症病房工作呢!”

郝丽丽和全国的医务人员一样,他们岂不知这次疫情之险恶?但是,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民族之魂、文明之光。

上班这几天,我采访了温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负责人、共产党员杨登峰。

大年初一,休班的他正陪着父母妻儿吃团圆饭,一接到医院电话,他即刻放下碗筷,飞速赶赴工作岗位。医院发热门诊是这次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每天直面发热门诊的患者众多,风险最大,然而他却说:“若有战,召必回,我是党员,必须冲在前面。”

发热门诊每天要接待几十位患者,

最多时要接待100多位。疫情发生后,许多群众都会到这里诊查一番,去去心病。杨登峰说:“其实不少群众心里就是紧张,我们每一位值班人员也会拿出十二分的耐心为大家解释。”发热门诊的医生、护士,他们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都在发热门诊处,与外界完全隔离,既不能和其他同事接触,还要远离家人。自从来到发热门诊,杨登峰已经十多天没回家了。“今天上岗前刚和女儿通了视频电话,女儿画了一幅春暖花开的画,说等疫情结束了,全家人一起去看花儿!”说这些的时候,杨登峰的眼眶有些湿润。

采访刚刚办理过退休手续的医生田素萍、护士王素贞,得知她们在院部吹响防控疫情集结号时,随即向院部递上了摺着红手印、重新上岗的决心书,她们说:“发热病人的分诊工作我们最熟悉,关键时我们不上谁上!”就这样,她们从大年初一到初八,一直坚守在发热门诊,与患者在一起严防死守战疫情。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医务工作者舍小我、为大我,不计报酬,无论生死,明知危险偏要冲向前的天使情怀,彰显着我们的人民在国家有难时,心连心、情相拥、爱相通,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伟大（外一首）

□刘金忠

伟大
为了争分夺秒与死神搏斗
都戴上纸尿裤,让自己回到婴儿
但没有人因此取笑你们的幼小
相反,无不盛赞军人的伟大
捐
一大堆口罩,顶了一万元工资
你理解老板的苦衷



众志成城，爱我家园。



篆刻 曹欢作

致医护勇士（外一首）

□杨柏榕 杨正彝

致医护勇士
千万人,千万言,
想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
瘟神前,有人是我们驱魔
的利剑,
千万人,千万言,
想表达一个肺腑的祈盼。
病患中,有人拉我们远离
死亡线。

千万人,千万言,
都敬佩你们的勇敢。
瘟神前,你们是护卫我们
的利剑
千万人,千万言,
都感谢你们的奉献。
病患中,你们把我们拉出
死亡线。

千万人,千万言,

都对你们心存挂念。
祈求你们历经风险后,健康平安;
千万人,千万言,
都有一个美好的祝愿:
祝愿你们横扫瘟神后,家
园国欢。

信 念

我们谁也不愿,
疫情泛滥到我们中间。
我们谁也不想,
瘟神疯狂在祖国城乡。
面对实现的灾难,
是惊慌混乱,
还是沉着应战?

恐惧,
吓不倒疫情,
只会吓坏自己。
慌乱,

只会让疫情,
更加肆无忌惮。
抱怨,
往往会分心添乱。
谣言,
是射向我们的暗枪冷弹。

面对国难,
男女老幼,地北天南,
只有听从召唤,慷慨出战!

有党中央、国务院,
砥柱中流,坚如磐石泰山。
有医护勇士,
奋战在救护前沿。
道路的通达,
制度的优善,
我们具备必胜的条件。

我们前有勇尖兵,
后有可靠山。
相信科学,拒绝谣言。
国家有难,匹夫勇担,

不要犹豫,不要迟缓。
我们不怕虎狼狼穴,
勇做抗疫大军中的一员,
每人都是孤军奋战。

相信吧,
我们不会停步不前,
疫情必定会投降退还。
胜利就在前边,
曙光已跃出地平线,
只是眼前,
我们还要坚守信念,不懈
奋战。

战胜国难的中国,
一定更加繁荣灿烂!
消灭疫情的人民,
一定更加智慧勇敢!
中国的崛起,
如日升东方,春到江南,
任何万鬼蛇神,
也无法阻拦!

加油武汉并序

□李乐观

九州通衢,楚中繁盛,市邑雄富,英雄踔厉。自古三镇风流,多有豪杰之士;黄鹤楼上,竟发壮怀之气。

病毒肆虐,如临大敌。江城千万同胞,纷纷闭门自闭。止扩散,绝流言,弃私利,成大义。全民一条心,举国一盘棋。

遥想孤帆远影,千古嗟叹,离骚九章,万世绝响。太白之目送也,今夕不见孟襄阳;屈子之遗泪也,非日贬黜入沅湘。若夫龟蛇锁江,渺渺茫茫,前路不见,居高而远眺;磨湖对视,互诉衷肠,补苴罅漏,守内而坚强。暂负繁华,户部巷门可罗雀,举城抗疫,吉庆街汉调失腔。虽已壁垒森严,且看旌旗在望。

壮哉!极目楚天,赤心盘旋,潮头勇立,浩浩汤汤。不畏艰险,白衣战士逆行上;纷至沓来,防化部队显担当。四面有爱,温情岂止二水间;八方支援,暖日风帆济沧海。火神山,雷神山,肝胆两照昆仑山;攻坚难,安置难,众擎易举排万难!武汉伉俪深情款曲,祖国颂声震寰宇。

古琴台上,钟期既遇奏流水,六渡桥头,游子思归盼家还。落梅弄笛处,曲中幽咽终婉转;樱花烂漫时,珞珈明霁必弥散。

鼓呼!上下同欲者胜兮!战

乎!众志成城者赢哉!

民族大义
个个彰显风采
抗击病毒的曙光
如一抹朝霞冉冉升起

翻开历史的画卷
黄沙曾经吞噬楼兰古城
黄河曾经湮没我们家园
人类与自然的搏击中
最终人定胜天

1998年桀骜不驯的长江
2003年不可一世的SARS
在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面前
早已悄然退却
肆虐的新冠病毒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定会销声绝迹

水调歌头
庚子抗疫有怀

□孙东霞

庚子多忧患,
疫祸举国愁。
家家闭户倾耳,
情系黄鹤楼。
共对一轮日月,
遥祝同学旧友,
清梦亦悠悠。
待火神山下,
汉水自清流。
生民哀,神州痛,几时休。
白衣仙子,
青丝会馆再重头。
看我中华儿女,
岂惧魑魅魍魉,
必定壮心酬。
东风破阴霾,
不日复登楼!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从除夕到初六
七天长假谁曾歇一天
却更没有过年的感觉
新冠病毒冲淡了祥和的节日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中南海铿锵的声音响彻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李总理来了
钟南山来了
解放军来了
白衣天使来了
长江两岸
武汉三镇
集聚着八方援兵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江城为中心全面打响

怀川大地
和全国各地一样
取消休假全员上阵
阻击疫情时不我待
农村大喇叭铺天盖地广播
城区流动车日夜穿梭响彻
防控知识如漫天舞雪飘洒
疫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市领导靠前指挥
基层干部夙夜把守
共产党员高呼
请跟我来
铜墙铁壁高高擎起
国难当头
人人竞显风流

1976年12月31日凌晨,火车“咣当”一声在太行山下的待王小站停了下来,瑟瑟寒风中,我和一帮子新兵下车列队,进入路南一座军营。打那一天起,18岁的我,将青春年华融入生命的第二故乡。

新兵训练没结束,我被调入焦作市西郊的通信营,此后又进入位于市区的司令部工作。每天出早操,沿着人民公园转一圈,伴随着市中心高楼上方的晨钟,开始新一天的紧张工作。我还随队参加助民劳动,下矿并挖煤,赴郊外割麦子,为辖区的市民讲课,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深厚感情。

在这座城市里,平生第一次“受骗”,损失一个月的薪水,却心甘情愿,至今对骗人者并无半点怨恨。

那是1978年初秋,我被抽调到专案组破案,师保卫科的周干事病倒了,高烧40度。张干事拿出5元钱,悄声对我说:“小晁,你上街去买点儿鸡蛋,给周干事补补身子。”我当即背起绿挎包蹦蹦跳跳上街去。

计划经济年代,市区西大街路南有个农贸市场,市面上供应的米面粮油都集中在这里。那天下午,闷热的天气忽然刮起了西北风,素有煤城之称的街道上灰尘飞扬,刮得天昏地暗。我刚迈进市场北大门,瞅见一位老太太蹲在门内的昏晃里发呆。老人家身穿黑粗布衣衫,稀疏的白发梳理成抓髻挽在脑后,那一脸愁苦的表情,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清贫岁月中奶奶的面容。思亲的情结促动我向老人家走去,发现她面前的竹篮内正好装着柴鸡蛋,就蹲下来购买。老人家乍见我这个娃娃兵,一时间满脸惊慌,连忙伸出瘦筋巴巴的双手护住篮子说:“同志,俺不卖,你去那边买吧。”老人家坚持不卖,我却执意要买,因为我看到天阴要下雨了,想让她卖完鸡蛋早点儿赶回家,说不定家里等着用钱救急呐。不容分说,我将竹篮内的20多枚鸡蛋装进挎包,硬塞给老奶奶5元钱,不等找零,转身就走。我走出大门,还听见老人家在背后直喊叫:“喂,同志,你甬走……”

一路哼着小曲,我返回营区,把鸡蛋交给张干事。张干事接连打开几个,发现都是没有孵化出小鸡的坏蛋,我立刻就傻了眼。我愣怔片刻,红着脸不作任何解释,转身从衣兜内掏出当月领取的7元津贴,上街为周干事买回来几条活鲤鱼。

最难忘的是1979年春节过后,部队接到一级战备命令,出征南疆的时刻。1979年2月18日下午,我们司、政、后三大机关在营区集结,官兵全副武装排成三路纵队,步行由市中区向南郊火车站开拔。几公里的长街,沿途万人空巷,市民分列道路两旁,敲锣打鼓,膳食壶浆,那情景就像电影里边的画面一样,令人热血沸腾,激起官兵们杀敌报国之志。

南疆一战,官兵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人人奋勇,打出了国威军威。我部红军团有两个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称号,全师涌现出3名战斗英雄,15名一等功臣,为驻地添光增彩。数月后,将士们身披征尘硝烟班师回到驻地。我却壮志未酬,身负重伤滞留在前方医院,错过了军民联欢庆祝胜利的良宵。

1981年6月,我在野战医院终结治疗,被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回地方疗养之际,我向首长提出一个要求:回部队去看看战友们,向曾经融入我青春年华的城市告别。

当时我面临的抉择是,如果月底回去将手续移交给地方,按规定就会补发上半年抚恤金300多元。我老家的土坯草屋快塌了,这笔钱能盖3间新瓦房,我毅然地舍弃了。

首长理解我的心情,派车将我接回军营,每天派一名战士看护我。我胳膊窝架两条木拐,从市区的司令部大院,到西郊下白作通信营,跛着两条残腿走一遍。半个月后,临登车启程时刻,我才将军装上的红五星、红领章摘下来,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这辈子的兵没当够啊,我真不想离开这座发展中的工业城市。假如不是伤残,以我不懈的求索精神,一定会在军营里成就一番梦想。即便是转业,我也会首选这座城市落户,因为我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

20多年后,我儿子高考填报志愿,我让他选择了焦作工学院,期待着两代人的梦想能够在这座城市延续下去。

送儿子报到那天,我徜徉在喧嚣的闹市,极力搜寻记忆,当年那个农贸市场早已不复存在,周围代之而立的是高层楼群。我仍然牵挂着那位卖鸡蛋的老奶奶,驻足暗暗为老人家祝福,如今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再不会出现那种窘迫状况了吧。

当年记忆中博爱县的硫磺矿,黄泥巴黄矿石,甚至连矿工的衣服都是黄色的。出征前夜,太行山下一场大雪,寒气袭人。我们组织全师通信兵夜间演习,从博爱县的寨豁乡徒步进入大山,没有向导,无线电关闭静默。官兵们寻找不到路径,像一股铁流,由开化的南坡爬上山顶,然后从冰封的北坡下山,野酸枣刺将手套扎破,手掌钻心疼痛,谁都不敢松手,像滑雪一样往下慢慢溜。一夜间,我们翻越三座大山,黎明到达指定位置,仰头瞅一眼黑蒙蒙海拔几千米的峰巅,一屁股蹲在地上爬不起来,浑身滚得似泥人。

再赴太行山,盘山公路逶迤险峻,犹如仙人当空抛下的丝绸带一般缠绕山间。风光旖旎的青天河,与雄浑壁立的太行山相映成趣。还有漫山坡荆棘丛生的方庄靶场,原色调的黄土岗披上了葱绿盛装,缺水的山区飞瀑流泻,眼前的云台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旅游景区,咋也跟泛黄的记忆对不上号。

华灯初上,沿街店铺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洒满一地辉煌。昔日那座满街巷飘飞黑灰的煤城,再也见不到踪影了。转业落户这座城市的老战友,大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听说我来啦,相聚在东方红广场的大酒店,把酒临风,共话当年,直喝得醉意迷蒙。

乘着酒兴,我蹒跚走到司令部大门口,向哨兵说明来意,再一次跨入熟悉的军营,眼望新建的办公大楼和宿舍拔地而起,还有我曾经工作过的收发室,默默从心底发出一声呐喊:“我回来啦!”泪水扑簌簌滚落,滴湿了衣襟。



难忘焦作，融入我青春的第二故乡

□睢建民